

个人意见

囧司徒：

小心有害的“废话”

在荧幕上讲笑话、说段子、狂吐槽的美国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退休”了，告别了他主持了16年的《每日秀》。

这位被中国粉丝称作“囧司徒”的名嘴，获得过18项黄金时段艾美奖(美国电视界最高奖)，2008年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专访，让《每日秀》达到了360万观众的收视最高峰。他的告别秀，收视率也高达347万。

成名之前，囧司徒做过酒保、办公室文员、餐厅服务员，也在电影里跑过龙套，后来在一次“单口相声”的表演上被制作人发掘，开始参与电视台的工作。1999年接手《每日秀》之后，囧司徒从帅气的黑发大叔熬成了萌萌的白发大爷，也将这档文化娱乐评论节目改造成政治讽刺型的“吐槽秀”。

作为中间偏左人士，16年间，囧司徒坚定不移地攻击嘲笑保守右翼。在最后一期节目里，几乎每次都被囧司徒黑得体无完肤的共和党大佬麦凯恩半开玩笑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拜拜啦，混球！”

同时，他也是左翼的批评者。他批评参议院民主党人的软弱，批评国务卿克里难以接近，批评“占领华尔街”运动一团糟，批评奥巴马不够宽和对重要议题沉默不语。对于囧司徒的离去，克里在录制的视频里拿他开涮：“世界上有很多大事小事让我睡不着，我可是靠着你的节目才睡着的。”

其实，囧司徒主持的《每日秀》，不是让人好睡的节目。在因笑料太多而笑声不断和因脏话太多喋喋声不停的氛围里，囧司徒输出着自己的三观。在告别秀里，他告诉观众，要小心有害的废话。

“废话到处都是。人生中，你很难遇到没有废话的时刻。但不是所有废话都是坏的，有些是必须的，它维护社会契约，避免我们整天把对方弄哭。还有些有害的废话，我们习以为常，却是被设计用来混淆、分散人心的。这些废话让坏事听上去像好事，我们要警惕那些带着‘自由’、‘公平’、‘美国’的废话。有些废话隐瞒坏事，比如冗长的用户协议。有些听上去有无限可能的废话，是用没完没了的废话来伪装自己不愿行动意愿。”

囧司徒做的，就是用插科打诨的“废话”，来揭露那些别有用心人的“废话”，这就是一个脱口秀“相声演员”的自我修养吧。

据每日秀、星条旗报

杰登·海斯：

收集3万3千个微笑

一个六岁就失去双亲的小男孩，肩负起了要收集3万3千个人的微笑的“大任务”。

家住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市的杰登·海斯，在4岁的时候爸爸就去世了。上个月，他的妈妈也在睡梦中意外过世。当时，海斯拼命想要叫醒妈妈。

失去了父母，让海斯非常悲伤。但海斯的姨妈芭芭拉·迪克拉说：“在一场葬礼和探望后，看到身边所有的大人都皱着眉头时，他感到厌烦。”

“他真的很希望让人们开心，所以问我怎么才能做到。”在姨妈的启发下，海斯想到了收集微笑的点子。他请求姨妈芭芭拉·迪克拉买了一些玩具和小礼物，然后他带着这些小玩意儿来到萨凡纳街头，把它们送给那些看上去情绪低落的人。

当陌生人收到海斯送出的一只恐龙玩具或者橡胶鸭子时，他们通常会回报以拥抱和微笑。有人想要付给他钱，不过海斯婉拒了。

海斯将这个点子称作“微笑实验”，目前他已经收集到了500个微笑。但是他说，他的目标是收集3万3千个。姨妈的女儿还在图片分享应用Instagram发起了“微笑实验”的话题，来帮助他完成实验。

姨妈说，海斯就是“一缕阳光”。姨妈的女儿补充道：“看到他笑，你也会不由自主地笑。”

据每日邮报



本报记者 张文 编译

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

戒指糖里的父爱

戴安娜·金出生在美国夏威夷州的毛伊岛，今年30岁。5岁之前，她也曾拥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她的父亲是一名摄影师，在夏威夷欧胡岛拥有一间摄影棚，对女儿疼爱有加。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甜食，简直百吃不厌。每次我和妈妈去找爸爸时，他都会给我戒指形状的糖吃。”戴安娜说，尽管母亲不允许，但父亲还是偷偷地塞给她戒指糖和小熊软糖。糖果的味道总会让她想起父亲。

然而，戴安娜5岁时，这个温馨甜蜜的小家庭忽然分裂。父母离异后，父亲抛下了她和母亲，杳无音信；而戴安娜也从此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很长一段时间，她在亲戚家轮流借住。最艰难的时候，她甚至在公园或车里过夜，要不就是去找朋友挤上一晚。

所幸，早年的苦难并没有把戴安娜打倒，反而让她养成了乐观开朗的性格。现在，30岁的她已经成家立业，有了丈夫，还是两个男孩的母亲。受父亲的影响，她也成为了一名摄影师，穿梭在大街小巷，用光影记录生活中那些

美国摄影师戴安娜·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在拍摄流浪汉照片时，居然会遇到已经分散二十多年的亲生父亲。这个她5岁以后就几乎没有见过的男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出现在面前。面对患有精神疾病、不认识她的父亲，戴安娜只得举起相机，用镜头记录下父亲的生活。

拍摄流浪汉时
她和父亲重逢

戴安娜和父亲。

动人的瞬间。

二十多年后再相逢

正是因为童年体验过居无定所的感觉，戴安娜对那些和自己拥有相同经历，同样无家可归的人们格外关注。她把镜头对准了当地的流浪者，为他们拍照并了解背后的故事，希望能够以此帮助他们，并筹集善款。

2003年，正在读大一的戴安娜发起了一个名为“流浪者天堂”的拍摄项目，用照片讲述流浪者的生活，唤起社会对他们的关怀。

“我之所以关注他们，是因为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对他们的遭遇感同身受。我知道被抛弃和被忽视意味着什么。他们无法稳定下来，经济上也不能自立，他们经历的这些，我都曾体验过。我懂得他们与生活所做的抗争，因为我也以同样的方式抗争过。”

戴安娜的项目改变了她的生活，她也因此选择进入法学院学习。不过，她从“流浪者天堂”中获得的惊喜出现在2012年。在夏威夷首府檀香山拍摄时，她居然遇到了已经与自己失散二十多年的亲生父亲。

“他就站在一个车辆川流不息的十字路口处，眼神呆呆地盯着柏油马路。他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头发乱蓬蓬的，很多地方还打了结。”戴安娜回忆说。就在发现父亲的前几年，祖母曾告诉她，她父亲的精神出现了问题，人也失踪了。所以，直到遇到父亲之前，她都不确定他是否活着。

“透过镜头才敢直视他”

怀着有一丝不确定，戴安娜一点点地靠近，终于鼓起勇气叫了他一声。然而，父亲好像根本没听见。戴安娜慢慢走近，再次鼓起勇气，拍了他的肩膀，但父亲依然没有任何反应，甚至连头都没抬，也没转身——他完全不认得她。

此后的日子里，戴安娜拿着相机，在大街上追逐父亲的踪迹。她给他买食物、衣服，试图跟他交谈，甚至想送他去医院，但每一次，父亲不是拒绝，就是不作反应。“有时我找不到他，有时他又会突然出现在街角。他患有严重的精

神分裂症，我经常看到他朝着空气叫骂，好像在和谁吵架，但那里根本没有人。他不肯吃药，也不洗澡，更别提穿干净衣服了。”那段时期，戴安娜有时会静静地陪父亲坐在街边，担忧他的未来会怎么样，父亲还会不会好起来。

她还用相机把父亲的生活记录了下来。“最初，这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之间隔着相机，仿佛这样的距离可以保护我，让我不至于崩溃，只有透过镜头我才敢直视他。而放下相机，一切都显得那么残酷。在过去两年间，我在街上记录他的时间，比我们此前待在一起的时间都长。”

“生活赐予的礼物”

实际上，在拍摄过程中，戴安娜也在进行思想斗争。一方面，她不太能谅解缺席自己成长过程的父亲；另一方面，她又对像父亲这样的流浪汉充满同情。“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感情渐渐发生了变化。我关心父亲的病情，希望可以看着这位我所爱的人战胜精神疾病。”

去年10月，戴安娜接到了表哥的电话——父亲因为突发心脏病被人送入医院。在医院里，父亲终于得到了照顾，也开始接受治疗。戴安娜多次和丈夫去探望，“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父亲睁开了眼睛，叫出了我的名字。”那天，她陪父亲好好地聊了聊天，心中也感觉轻松了很多。

2014年12月，戴安娜的父亲出院了。分散了24年的父女俩在那条父亲曾开过摄影棚的街上见面。戴安娜刚从车上走下来，就看到了父亲的身影。“他看上去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他很健康，全身整洁，又恢复了我印象中高大的形象。”之前的种种煎熬和挣扎，都随着两人长达数分钟的拥抱烟消云散了。

如今，虽然还在服药，但父亲已经恢复得越来越好，父女俩的关系也越来越亲密。戴安娜说，父亲最近在找工作，希望可以不再接受政府的救济；他还计划回韩国老家，探望自己的亲戚朋友。

“摄影不仅是记录画面，也是我感受世界、与人建立关系的方式，但通过摄影找到父亲，是生活赐予我最好的礼物。生命给了我们再次相聚的机会，我庆幸自己没有放弃。”